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總義卷十

宋 易祓 撰

下經

咸

兌上 艮下

䷞

輔頰舌 脢 思 股 腓 拇

咸之成卦艮在下兊在上卦辭言吉而諸爻皆不純乎吉者何也咸感也感以心為主而徧體皆所感之一初為感之始故曰感其拇二為感之正故曰咸其腓三曰感之過故曰咸其股曰拇曰腓曰股則非其所當感者也五應二而未免乎私意故曰咸其拇上應三而容說以為尚故曰咸其輔頰舌曰拇曰輔頰舌皆不足以為感者也惟所感出于心故皆以咸字明之若九四當上下往来之間

其位為心故不言咸而言所感之道所感得其道則謂之貞吉所感非其道則有朋從爾思之戒六者其職各舉其偏體所感皆以心為之主惟聖人能盡咸感之道者歟咸所以利貞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之所以為感者咸之卦本否卦之體三爻上爻相易是謂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自然之理也二氣感應以相與者艮卦止于下而感之者至兌卦說于上而應之者切男下于女是得男女之正者故曰亨利貞取女吉也豈惟取女哉蓋天地萬物以情言則所感無不通惟利乎貞則天地感而萬物化生矣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此又廣言相感之理感之者至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澤在山之上山以虛中而受澤之氣者也蓋惟虛故始能受惟受故始能感惟感故始能通是以君子體之以虛受人者也所以感無不通蓋納汙藏疾之義云爾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六者艮之始也艮以止為義而初居艮體之下

尤不可以妄動惟其上應六四之爻四在外卦而初欲從應故象曰志在外也然咸卦六爻之義皆以身為喻初履陰居下為拇拇為足之大指乃一身之中至微者身雖未動而拇有欲往之志志方在外而聖人已為之戒懼其一揺足而不可止則未有不失其正者然不言凶與悔者以其居動之始而猶可以或止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慎不害也

腓者在拇之上股之下足之肚也足動而拇應於下股應於上腓居其中不能止其行又從而順之順物而動乃凶之道也然二爻艮體爲止得中守正所以貴乎能居居者謂居中則不一於隨雖順而不害故曰居吉也然吉凶並言者以二之得中而知所擇之故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處者止也三爻與初二兩爻皆居咸之下體初二爻隂柔在下感陽而動故為拇為腓三爻以陽剛之才為艮之主宜其止而不動者顧乃說乎隂而欲應乎上故曰咸其股股在拇腓之上謂其隨拇腓而動不異乎初與二爻故象曰亦不處也蓋三與上為正應所感在上故言不處而所執在下故言志在隨人三以陽居陽在艮止之終不能以静

處之者見上之可說乃隨人以往是謂知隨而不知止此所以為往吝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取象居腹之上脢之下又為三陽之中以序言之當曰咸其心心者一身之君主也不可與脢股同列則言其所感之道何謂道也貞吉悔亡是也曰係於初六之私應固不免於悔貞吉悔亡則

未免為感道之害惟下體已往上體方来且以上下二陽為明乃勞思以應之故言憧憧往来朋從爾思蓋一涉於私累於偏則所感益狭未為光大然則四之不言感者果何取于感大傳申言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推而至于日月寒暑之往来尺蠖龍蛇之屈伸以至窮神知化之所以然蓋無非所以發明爻辭之意以明所感之道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五居尊位當思萬物為一體而後足以盡咸感之道然九五之應在六二二以艮體止于下五以兊體說于上方其未能相感而上居一體之末以滕口說為尚小人也五或近而說之不可也故有咸其脢之象脢者背肉也與心相背者也五既志于上六之末則有親狎小人之悔故欲咸其脢以背其志之所向既舍乎上必應乎二中正相與庶乎

其可然專應乎二則心累乎私與萬物不相通亦不足以言吉僅能无悔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咸之為道也自拇而股主于足之舉止者也自心而脢主于身之動寂者也至上六爻處兊之極正兊為口之象也隂柔容說而以滕口說為尚者故曰咸其輔頰舌曰輔曰頰曰舌皆兊體為口而不

言口者以三者雖動而未發于口豈知所謂感者乎夫感以无心為先而出于心思者次之九四爻涉于思所感已狹況乎滕口說以為説感道之窮也與諸爻豈可同語哉

恒

震上　巽下

振恒其田无不悔浚

恒德禽恒亡恒

恒之成卦巽居下震居上震者長男也巽者長女也男以動而居外女以順而居内乃人道之正而六爻皆不純乎吉者何也中與不中而已二五兩爻以中相應故二悔亡而五恒其德貞初爻與四爻不及乎中三爻與上爻過乎中故初與上皆凶而四至于无禽三至于貞吝是人道戒乎不中而貴乎中也然漸之爲卦亦男女之正惟漸之二五爻中而得位故二爻皆言吉恒之二五爻中而不

當位故亦至於悔亡婦人貞吉而已聖人欲明男女夫婦之正于恒之卦義尤拳拳三致意焉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恒之所以為久者恒之卦本泰之體初四相易是謂剛上而柔下上下惟變所適烏得无咎然論卦之全體震以長男位乎外巽以長女位乎内雷風相與者也巽以陰柔順于下震以陽剛動于上巽而動剛柔皆應者也以此論恒所以為亨何咎之有然必先于利貞者天地之道久而不已無非此理之正故利有攸往利有攸往者始也久而不已者終也終則有始天道之常也極而至于日月之

得天四時之變化聖人久于其道以至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情者謂始終之理見其情者則恒久之道著焉者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居其所而不易者謂之方常也而雷風則非常之物也以非常之物而係之于常又言君子立不易方果何所取于雷風之義歟蓋天下之道惟常與變二端適變者必以常為主不然則因利乘便巧

詐之人而已矣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則凡盈乎天地之間凡如雷之動者如風之散者亦皆可常之道也故曰雷風恒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者深也天下之理深必有漸初以陰柔在下又巽體務入未可深求乎應四雖正應在上震體陽性上而不下不度勢力而深求之故曰浚恒也凡

人道之交始而遽求深則疎辱隨之矣恒已戒乎

深求而復守之以貞夫貞者謂有心于固執乃取

凶之道也何利之有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爻五爻正應也在恒之義五言夫子制義則二

爲婦道婦人以剛德居柔烏能无悔惟二以巽體

之長女居于内剛得中而有所制五以震體之長

男居于外柔得中而有所立剛與柔相濟夫與婦永終是謂久中臣道子道亦然而以婦道推之此久中所以悔亡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三與初四上四爻皆不恒其德者也而三爻為尤甚陽剛不中居巽體之終變態不常之人而已果能恒其德者乎夫德之不常進退皆无所容不特

自羞而已且被及于他人而或承之者初與四上皆羞也故曰或承之羞以貞守之而又固執以為恒是以終至于吝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與二爻皆陽居陰位故二爻不言恒而言久久所以用其恒也恒以得中為貴乃可久之道二爻久于中是以悔亡四爻不得中久非其位矣非其

位而為動之主動而无獲故曰田无禽蓋古人取禽有時田之禮取非其地无禽之象巽卦之六四田獲三品在乎得位此則失位不中且不能常何以為久宜其無所獲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六五爻君位也以九居五則為恒以六居五則為非其恒六五非其恒而謂之恒其德者恒其柔順

之德而已故此爻設為二義謂柔順為恒者婦道也以貞而固執之者婦人之守正者也處以婦人則惟夫子是從是謂從一而終也所以為吉然六五爻居震體長男之象處以夫子而固執其柔順乃婦人之德失制義之道此從婦所以為凶也葢六五爻柔順之才下從九二之爻故以為戒言夫婦則君臣父子之義可知也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之凶大无功也

上六以陰柔居一卦之極乃震體之終者也是謂亟于動而不能安其常故曰振恒振者動之亟也凡居上之道必有常德安靜守正不亟于動不動則已動必有功今以庸人擾之浸為禍階不特无功且大无也此振恒之所以為凶也

遯

乾上 艮下

肥遯 嘉遯 好遯 係遯 黃牛之革 遯尾

遯之成卦艮居下乾居上二陰浸長而四陽漸退為遯之象遯者退也蓋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豈以處退為賢哉不過順以處之而已聖人為君子慮必有以示其扶陽抑陰之道初爻之陰柔在下則戒之以勿用攸有往二爻之陰柔得中則戒以執之用黃牛之革自此以上則皆君子處遯之道三

爻近于二畜以臣妾故曰係遯四爻應于初與之同好故曰好遯五爻應于二而以中順為嘉上爻雖无應而陽剛充裕故曰肥遯自三至上曰吉曰无不利而皆無貶辭宜乎四陽當遯之時以進為退而二陰皆順遯之所以亨也

遯亨小利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無亨之理能善處之則亨也如剥卦之世順而止之猶能以一陽而剥去小人之廬况遯卦四陽在上之時哉以卦體推之九五陽剛得位而六二亦以中正相應隨時消息即時行之義也所謂小利貞浸而長者與臨卦之言浸長同意臨之象曰剛浸而長遯卦二陰也象亦曰浸長而不言柔所以戒陰于无形而艮體二陰止而不行故曰小利貞小者利貞則小人皆為君子之歸矣知時義之

大則知所以處遯之道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君子之遠小人也如山在天下勢不相及是謂不惡而嚴也嚴則不得而親不惡則不得而疎非有心于遠自然相遠故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易卦以上爻為首初爻為尾遯之二陰尚往而初

隨之故以尾為言也蓋尾雖不為主而與六二爻同類若隨之而往則消陽有漸非二之福也所以危而言厲厲之不已則災繼之果何以遽往哉初爻艮之體為止故戒之以勿用有攸往而象亦曰不往何災初可往乎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説

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卦之二陰皆遯也而二爻不言遯者二陰尚往有

消陽之理所幸艮之體為止六二之爻有中順之德而上之九五陽剛為正應欲固其相應之志故言執之用黄牛之革二在巽體為順牛順物也黄中色也革堅物也執之用黄牛之革則二以中順之德固其志以應五而五之于二當位而應是謂莫之勝說也此六二之爻雖不言遯而自有止而不往之理遯之善者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比于六二當二陰浸長之時從而係屬之若係小子之係故曰係遯也然係之而不能畜將有消陽之理此係之病也故爻言有疾厲而象亦言有疾憊惟九三以陽剛當位二陰為我所畜當以臣妾畜之傳言男為人臣女為人妾則馴服于下而役屬乎我也正如剝卦之六五爻以宮人寵羣陰之類惟厚其恩而不任以事言其不可以大事

也故爻曰畜臣妾吉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爻與初六爻正應也初爻以陰柔在下浸長而未盛樂于從應與之同好故曰好遯也好非君子之志也聖人以四初二爻皆非中正或至阿其所好故設為二義謂君子能以道制欲所守不易以此為好故謂之吉也若小人處此暱比无間乃

陷溺而不自知覺故謂之否也九四爻居上卦乾體之下其非小人者也而必言小人者正欲使小人為君子之歸者也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以陽剛居尊位正象所謂剛當位而應應者應乎二爻也六二陰也何以謂之嘉遯也夫有所謂嘉禮有所謂嘉會有所謂嘉耦皆交通相與之

義也六二以順柔固其志以應九五而九五亦正其志以為六二之應二五爻在中為心位故皆言志曰固曰正者皆貞之義也此遯卦之九五能嘉遯所以為貞吉者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遯之上卦乾體四五爻以陽剛之德下應于初二之爻未免有所偏係矣惟上九之爻處一卦之外

無應于下而陽剛有充裕之象故曰肥遯也而象言无所疑者與坤卦之六二文文言同也盖有所疑則害于行而利于行者自無所疑君子之待小人可不以誠心乎之哉上九非當位之人不與二陰為應超然在上不以其身處于有所疑之地是以肥遯无不利者也

大壯

震上　乾下

羝喪羊羝貞趾
羊羊藩羊吉

大壯之成卦乾在下震在上謂之大壯者與大畜大過同義皆陽盛之卦也然大畜則陽有所止矣大過則陽比于弱矣未若大壯之體乾健震動其壯孰有大于此者故爻以陽盛為戒也初爻與三爻之陽居陽位所以凶厲二爻與四爻之陽居陰位所以貞吉五爻雖陽位而居之以六能不過于

用壯所以无悔上爻雖居壯之終而才與位皆陰

雖无攸利而克艱則吉凡六爻之義皆所以戒乎

陽剛之過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

乎天地之間即卦體利貞之義也養之苟得其道

大壯之所以為大者也惟君子能之

大壯利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陽也陽道常饒故以壯名之蓋大壯之時陽過乎剛或乖于正故卦辭獨係以利貞二字謂乾剛在下而震動于上大固所以為壯壯而不正為暴而已故以貞為利也或曰貞者正也易之爻例以當位為正而其不當位者不正今九二九四六五三爻則以不當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則以當位而皆不利是諸爻之利何取乎正蓋大壯以陽盛為戒剛過乎暴則其正乃所以為不正

故彖辭曰大者正也至此復以天地之情極言之
是知天地之間陽剛運行其道常久而不已者亦
無非大者之正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大壯之義
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天以雷為壯人以禮為壯蓋天下暴亂惟禮可已
故語天下之壯者莫如禮夫禮者天理也凡人能
勇于一決者皆可以赴湯火蹈白刃惟不出于天

理之正是以雖壯而易撓者也此君子非禮弗履

所以為大壯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大壯之卦乾在震下為足初在其下為足之趾趾

所以行也陽剛妄動有壯于趾之象則不可以有

行其征必凶何以復言有孚孚者謂三陽在上為

同類同類並進重剛為暴雖有孚而過于用壯故

象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易之諸卦隂陽貴乎得位惟大壯之卦陽剛或過則以陽居隂位者為吉蓋以慮其陽剛之過于壯者也故二爻與四爻皆言貞吉然九四之貞吉而非中故爻辭以悔亡戒之九二之爻中而无悔故以剛履柔而能不以用壯為壯壯之正者也此爻

辭所以獨言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大壯以陽盛為戒而九三乘承皆剛又重剛不中非大者之正在小人則有勇無義而為盜在君子則有勇無義而為亂故小人直用其壯君子故不免于用罔罔者謂不直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以罔對直若用罔不直為可知以直

養之乃非禮勿履之義今君子用罔是不能養之以直何以異乎小人之用壯是以貞亦厲蓋三本坤體以初二爻變乾成兊有羝羊之象三陽剛居乾體之上則為角九四以陽剛阻之則為藩言君子小人當大壯九三之時雖其才品不同而皆非所謂用壯之正故言觸藩羸其角此所以深戒乎陽剛之過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四陽並進已極于壯安得无悔惟陽居陰位是為貞吉而悔可亡往而上行藩雖決而其角不羸故其剛 闕 太剛必折之患以此尚往則陽剛之壯足 闕 大輿之輹輹者軸之傳輹壯則輿強其利為 闕 利而行亦所以為君子之壯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在上而四陽在下皆以變乾成兊為羊之象羣羊並進其性善觸苟以剛應之則以剛敵剛其壯必窮矣能无悔乎惟六五爻履剛以柔位雖不當乃以柔中處之而無所用其壯矣故曰喪羊于易也夫所謂易者盖不勞餘力而四陽皆順之所以謂之无悔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古王肅孔以詳為祥善也晁氏古易按古文祥字為詳也

闕 陰柔在上非用壯也何取乎羝羊之象處震體之極而下有九三正應既不能退而和順又不能闕 事雖無羸角之厲既不能退而和順又不能闕 事是謂不詳惟以艱守之咎不長也

此與臨六三爻同義闕 爻皆以居極而變臨

以三爻變而成泰之卦大壯以上爻變而成大有之卦皆君子自反之道所以吉也

晉

離上　坤下

悔石衆愁摧角亡鼠允如如

晉之成卦離居坤上順而能麗以進為義明出地上闕以臨諸侯順而麗乎大明諸

侯所以承天子闕　體之五也順而麗

則三陰麗乎大明也初闕　進處之以

裕則无咎二雖進而未免乎憂闕　以中

正則介福三則進道已成故衆允而悔亡闕

三爻雖坤體之至柔其順而麗者乎至四與上

惟獨以陽剛處之故二爻皆言麗然四近君位有

貞厲之象也而上處一卦之外雖以厲吉亦不免

于貞吝非順而麗之者也然與五同為離體而下

承乎坤隂之順所謂順而麗者當以卦之全體見之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闕

彭氏曰康侯用錫馬蕃庶享王之禮也錫猶

闕

錫錫貢之類享禮匹馬卓立九馬隨之故

曰蕃庶也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

也覲畢致闕　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三也闕　易以元亨利貞為卦德而晉獨不言德而彖辭特以進為義何也明進而盛者也明出地上則以卦之全體言之順而麗乎大明則以坤體之三爻麗乎五者言之柔進而上行則以晉自觀來柔進于五者言之此君明臣良千載一遇之時君子可以進矣所以謂之晉康侯是已諸侯能寧其一國之民故謂之康侯康侯上近天子之光故

有亨王接侯之禮蓋下為坤之體則為衆為牝馬有錫馬蕃庶之象上卦離為日為火有晝日三接之象此君臣相遇之盛所以彖辭有晉者進之義

雖卦不言德而卦德可知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晉可以進也君子之進必反求諸己而後闕行于人明德之昭非人昭之自昭而已

此自求多福自作元命之義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晉諸爻皆以進為義初六以順體在下當晉之始乃欲進而向乎明故曰晉如去大明為最遠猶為在上所阻故必深自抑損而不輕于進故曰摧如進而不合君子亦不可枉道以徇人必戒之以守正則可得吉罔孚者无求信于人也在下者不能使人之必信悻悻然必求人之信已咎且至矣惟

未受命之時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以是而行故言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二陰柔中正當晉之世出任輔君之責而五不應于上進而愁焉故曰愁如愁與憂同惟其能憂故不與上應惟其能守乎正是以貞吉何謂吉在我者正矣闕

居中守正而已雖不忘天下

之憂闕

應焉不求而福自来故言受茲介福于其王母陰位之至尊者也謂六五也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居坤體之上三陰之衆同志而已故曰衆允允者信也闕

體為衆以晉之時覲之初六之進則謂之摧如六二之進則謂之愁如非以其柔而在闕

柔而陰居陽位為上所應

是謂衆允 闕 所以為悔亡也

六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闕 所守也古易鼫一本作碩取詩之

鼫鼠 闕 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

一技釋 闕 也 闕

晉之下卦坤也坤體以柔順進乎上九四

以剛體獨以剛進焉就二爻言之上處一卦之上

而不進于五剛居柔位是謂不當象謂鼫鼠鼫鼠之進雖貞亦厲戒之切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五與三皆不當位故皆不言晉者宜有悔也三順而五居中是以悔亡五以君位居尊在卦為柔進而上行有闕君之象失得勿恤乃進者之事如成康闕陝初不較一時之失得

而惟以憂天下 闕 桓文之徒始課利

計功于是有失有得 闕 是以為君者中

道而立優遊無為委 闕 慶吉无不利

蓋君臣相得為慶也

上九晉其角惟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惟用伐邑道未光也

闕 莫不善于剛上與四言厲以剛

闕 貞厲上處一卦之外無所復進

闕　牝牛為體以九居上有角之象

非當進而進乃晉道之窮蓋坤為邑離為伐有隹

用伐邑之象程子謂伐其居邑為治内治闕

處吉且无咎而象言未光者謂守

貞闕　以此求進如角之抵藩非我傷

物則物必傷我矣

周易總義卷十

周易總義卷十一

宋 易祓 撰

下經

明夷

坤上 離下

登利 入于南 夷于 明夷

天貞 左腹 狩 左股 于飛

明夷之成卦離下坤上夷傷也言聖賢遭時之昏闇而闕傷其明也是以上卦主紂而下卦乃文王事初之明夷于飛垂其翼則言羑里之難二之用拯馬壯吉則言濟難之急三之明夷于南狩得志則言以明事君之義下三爻闕苟有以扶其傷則猶可復其明自四闕體以傷人之明者四言入于左腹則闕其志五言箕子利貞則君子不能

安其闕後列紂之位當是時也有箕子以保護闕正救于外或者其庶幾乎而紂惡日甚闕獨夫卒底于亂明夷之極也聖賢闕

明夷利艱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闕明也聖賢處明夷之世固守其

志而不闕所守故卦辭曰利艱貞
而已彖辭乃以闕義文王得一卦之
用而以離明處坤闕釋卦義
故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闕一爻
之義而善處六五明夷之世彖闕
故曰利艱貞晦其明內難而能正其志闕
二四為坎坎險為難于文王則曰大難于箕子則
曰內難各因其所處之位而皆能全其所闕

處明夷之世而用晦以免難不足以知闕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闕衆也用晦而明者離明之不息者也明入地中其闕雖傷然浴于咸池入于昆吾而復升于扶桑豈終闕君子處之未嘗無不可用之道用之涖衆者闕明自坤而離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闕　文王之事也彖辭言内文明者是已明闕高飛則弋人何慕焉然君子不能遠闕垂翼則有繳而射之者矣豈離為飛闕不食歴離之三爻為三日互震在闕君子于行則言其往而因于羑

里三日闕聖人何憂哉象以義不食

言之則憂闕憂天下之義如是而往主

人有言而闕蒙難之極者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闕羑里者也所謂夷于左股者股在下

闕右尤切于左夷于左股則傷猶

未深闕位思所以拯之之道故曰

用拯馬壯吉闕　拯而出也壯健也指所比之

三也盖下闕　義三為互坎中位坎

為美脊亟心之闕　馬壯之象二比

于三三自上拯之以闕　庶幾反昏為

明其體至順乃為萬世闕　以為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闕　也狩者以明而行也大首君之象

也九三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而當位與上為應有欲正救其君之惡而復向于明闕可疾過于疾則亂惟處之以正使之闕已此在文王之志所以大得以明免闕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闕之君子上卦坤體為至暗之地六闕

上六闇主同徳必不以正而合如崇闕　惡來之徒極其奸邪以蠱惑君心至此闕　言入于左腹腹者至隱之地也左猶左闕　正之道探人主之隱微以售其深闕　獲明夷之心所謂獲明夷之日于出門闕　播于外小人情狀可畏也已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闕 獨不正其位何也紂為不道天下無 闕 遂為虛位當時所謂三仁者比干死諫而身不免微子去之以存宗祀惟箕子以宗臣獲 闕 佯狂為奴其明雖夷惟利乎貞以貞處 闕 滅而明不可息特著箕子于六五之 闕 此正明夷利艱貞之事言其當紂之世處內難而能正其志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闕 明而晦紂之事也紂之初履

天闕 國之象及為淫邪昏惑則反入于

地闕 法也國與天地並而與有立

者法也闕 故不列于五而列于上爻

无位之地闕 厥命明夷之禍極矣

家人

巽上 離下

有孚
有家
富家
家人嗃嗃
中饋
閑有家

家人之成卦離下巽上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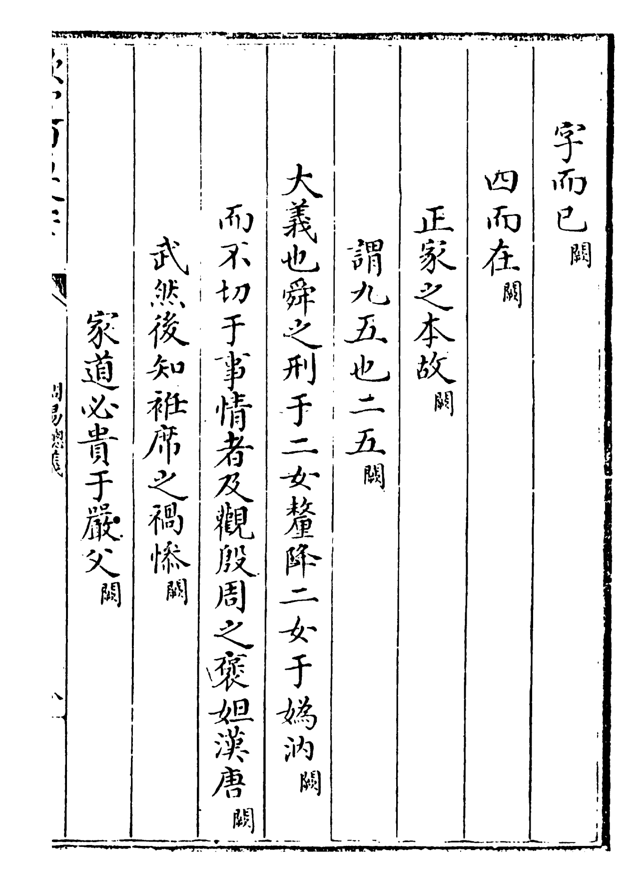
家人利女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闕

女

居 闕



字而已 闕

四而在 闕

正家之本故 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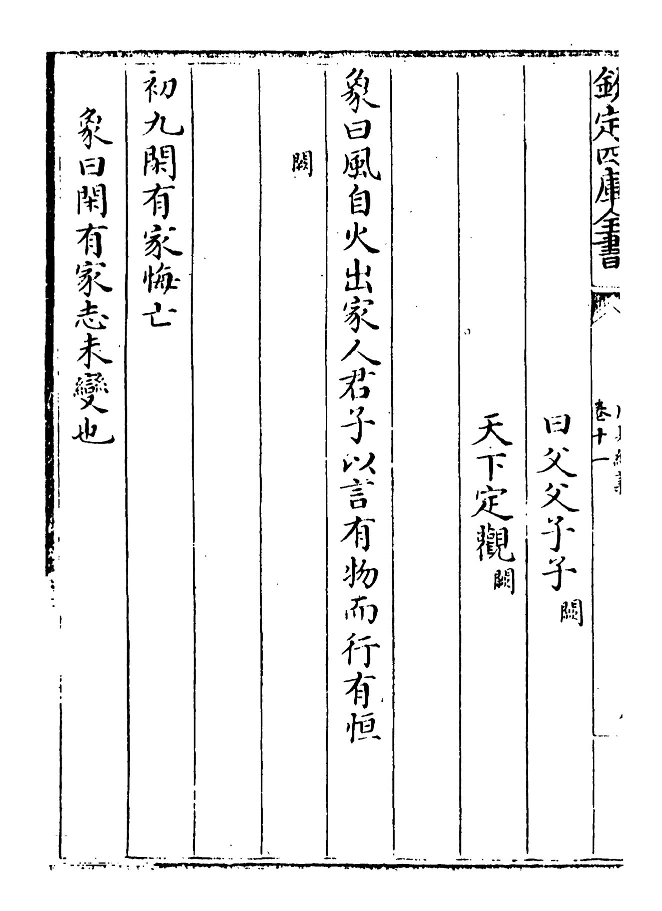
謂九五也二五 闕

大義也舜之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 闕

而不切于事情者及觀殷周之褒妲漢唐 闕

武然後知衽席之禍慘 闕

家道必貴于嚴父 闕



曰父父子子 闕

天下定觀 闕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闕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闕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闕

正位乎 闕

遂者春秋傳曰 闕 專也

況於女子乎使遂其闕　之
道故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闕
奉一以順巽處之此外毫無闕　貞
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三言家人者家人有嚴君者也婦子者聽命于家
人者也家人以嚴君為主嚴而不違乎禮法故曰

嗃嗃嗃嗃尚嚴之貌過乎嚴而至于傷恩拂情故曰嘻嘻嘻嘻嗟怨之辭嘻嘻之義闕　明以笑樂訓之者非詩言嘻嘻闕　傳言陽貨從者嘻之類皆不闕　嘻乃嗃嗃之過于嚴者三之重剛闕　以二義發明之謂嗃闕　而吉嘻嘻則婦子嗟怨闕　異也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易以陽道常饒為富四重陰而謂之富家者上比九五居近君之位有家以為富者也周室班禄公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卿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大夫以家邑之田任闕地有地則有家非以順處人則富者怨之府所以保闕體居闕

順之至者也以順在位所以闕吉闕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至也九五陽剛中正闕　內外

交相親愛正家之道莫此為闕

豈惟家哉家人者一家之所親人君闕

以至尊行至家而視天下如一家

視一身如家人闕以王化之基行于交相愛之中

雖勿恤乎天下之莫我親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推之天下不勞而治此勿恤所以為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上者家道之成也卦之全體于二四之陰柔得正故象辭皆言順若初與三五則皆以陽剛為正家之本至上九而後謂之有孚威如且威如何取于有孚哉以家道責乎人而在我不能反諸身則其

勢必有所不行何者無相孚之素而已惟反求其在我而我身無一毫之愧以此率乎人則人心相孚不期而自威家道大成終吉之謂也

睽

離上 兌下

羣疑 悔 遇元 无初 遇主 悔
亡 亡 夫 有終 于巷 亡

睽之成卦兌居下離居上以乾坤交索而成體未

嘗不合也惟火澤相違所以為睽耳以卦體觀之初九爻九二爻居下卦之下九四爻六五爻居上卦之下不為卦首各隨所處故四爻之義皆曰无咎蓋以離兌相遠不見其為譎且怪也至六三爻居兌體之上上九爻居離體之上上與兌應則見兌之異是以譎怪雜出而皆非其所常見者也始而所見各異斯謂之睽終而其事同也其志通也則睽亦未嘗不合矣詳離

與兌之體則睽之義了明矣

睽小事吉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利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異也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上下相反乃中少二女之卦有同居不同行之志所以為睽以卦德言

之則兊以說而麗乎離之明以卦變言之則柔進而上行四五交相易乃中孚卦之變也于是五以柔中在上而應乎剛中之九二睽之異者若可以合而剛在柔下故卦辭特曰小事吉也然睽之為義雖以小事吉而其用實大得時用之宜則天以氣交而其事同男女以情感而其志通萬物以族列而其類有時而可用則皆所以合天下之異此睽之時用所以為大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澤合而成卦未嘗不同也火在上而澤在下亦未嘗不同也蓋天下之物或相什百或相千萬或相倍蓰比而同之是謂苟同能無枉道而徇人者乎惟和而不同周而不比羣而不黨即君子以同而異之義也異以立已同以接物亦二女同居不同行之意也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初以陽剛動于下正也無應于四宜若有悔而云悔亡者未涉于悔而已四互坎為馬睽孤在上而不相應故云喪馬然四之前後三五皆陰類不可相與惟同類之求舍初將安之乎是以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復者同類而復四雖同類而坎險不正其義為惡人若棄而絶之反以立敵辟其咎而至于无咎所謂君子以同而異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爻與五爻亦非正也而三四爻阻之所以為睽惟其得中正應相求故不言睽而言遇主于巷巷雖非正而通諸道即孔孟子之所謂權則權非反經泛應曲當皆不違乎正于道未失何咎之有也所謂時用者如此耳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馬虞云剠鑿其額曰天鋮因反

三爻與上爻正應也惟其失位不正皆過乎中當睽之時睽久必疑上之所以疑乎三者以二陽間乎上下所見乖異非睽之甚者乎盖互坎則剛動在前坎為弓輪為輿曳互離則剛動在後離為牝牛為牛掣兊毀折為剠為劓三為上所疑者如此是謂无初疑極必通而象辭以為遇剛盖上之陽

剛終與三相應睽而必合有終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爻無應於初者也而前後三爻五爻皆柔孤立無朋是謂睽孤當睽孤之時初正而四不正以四爻爲惡人而避其咎何以行志也惟四爻以同類相合不期而遇故曰遇元夫謂陽剛爲夫在初爻爲元誠意交孚化厲爲安其志得行是以无咎也

此反睽所以為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五爻與二爻正應也而位不得其正當睽之世為三四所阻能无悔乎惟剛柔皆中是以悔亡厥宗謂二也同人之二應五亦曰同人于宗是已令二以五為宗相應二兊體為口又自二至上有噬嗑之象乃能噬三四而進焉若噬柔脆之膚然後能

往與五合爻言往何咎而象言往有慶君臣相得

為慶此睽之所以為通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

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爻與三爻正應也與四爻為不同四無應于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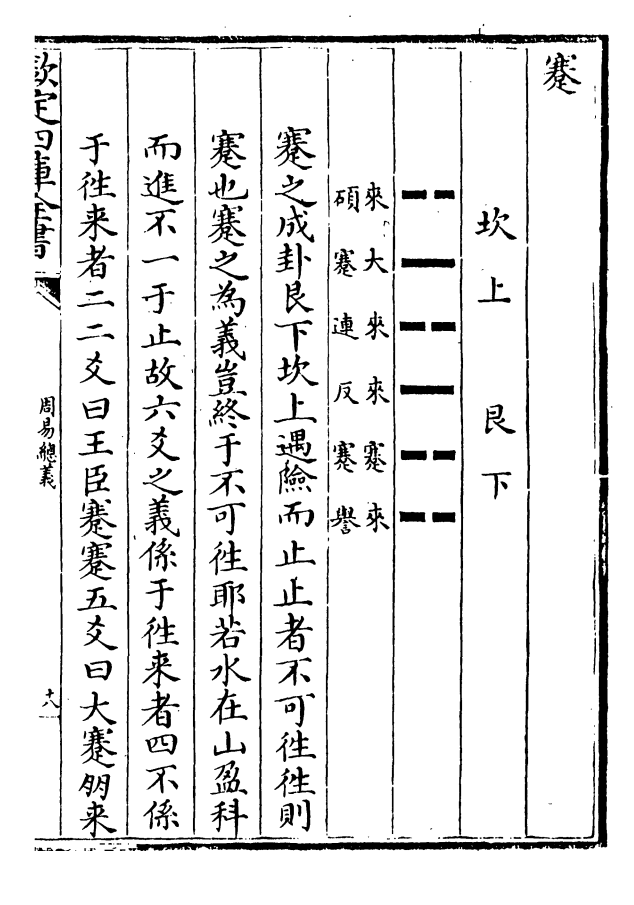
是謂睽孤上有應于三而亦曰睽孤者謂三爻為

二陽所制而上三爻皆非其正上處睽極之地末

免乖離亦以孤言之也當是之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以無為有其疑益熾蓋互坎為豕為鬼為匪寇婚媾為遇雨皆具是象然疑極必反未有終見疑于上者先見其張弧疑三之射已也後見其說弧乃三之釋其疑也是張弧者非為寇而害已說弧者乃為婚媾而親已三與上相親羣疑盡亡是謂陰陽和而雨往遇雨而言吉則睽極而合又非前文所謂遇主與遇元夫之比也

蹇

坎上 艮下



來碩 大蹇 來連 來反 蹇蹇 來譽

蹇之成卦艮下坎上遇險而止止者不可往往則蹇也蹇之為義豈終于不可往耶若水在山盈科而進不一于止故六爻之義係于往來者四不係于往來者二二爻曰王臣蹇蹇五爻曰大蹇朋來

而不致往來之辭以二爻得中故也初曰往蹇來譽三曰往蹇來反四曰往蹇來連上曰往蹇來碩其義皆以往為失而來為得以四爻非中故也處蹇之道亦戒乎不中而已二五中正君臣道合自足以止天下之蹇蹇之所以言利者如此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蹇之為言難也不言難而言蹇者坎險在上艮止于下止而不往未能濟險為蹇之象也且見險而能止彖辭何以稱其知蓋天下之理未有終止而不往者特在乎利與不利而已蹇之所以利西南不利東北者東北艮位西南坤位卦本無坤體乾三索于坤而得艮今六二尚往而易五則由東北之艮位而獲歸西南之坤位以濟險之道利順不

利止也惟其順而往此西南所以得九五之中惟其止而不往此東北所以為道之窮也處蹇之君子取其利者而去其不利者謂濟天下之險必利見九五之大人既得其中二三四上皆當其位而貞吉以此為知于正邦也何有此乃時用之所以為大而君子所以能用其大者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蹇也盈科而後進則反乎山之下乃水

性之本然故蹇之諸爻皆以往為失而以來為得來者反于内即自反之道君子以之反身修德所以濟天下之蹇者也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鄭康成作宜待時也

蹇之諸爻不喜往而卦彖言往者總全卦言之二往西南為得中利見九五之大人往則有功二者

皆出坎之象諸爻往則入坎故皆以往為戒初在下無位而上無正應往必遇坎為蹇宜退以待則可以有譽譽本于德反身修德而譽隨之然内卦之初何以言来来往相反之辭以不往為来而已所以謂之来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以六居二人臣之正位也去坎險雖遠而上卦為

坎自二至四為互坎蹇蹇之象所謂蹇蹇者乃天下之蹇非一身之蹇故曰匪躬之故人臣不以匪躬之故而遂忘天下于是出而濟難上輔為五謂之王臣當是之時五以剛健為處健之君二以柔順為處險之臣君臣正應中正相與以是任天下之重雖處重蹇而舉天下終無尤我亦何難之不濟此爻辭不言往蹇得濟蹇之道者也

九三往蹇來反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三爻居艮體之上止之極也止極則陽性上往正接坎險故戒以往蹇而欲其來反于內反如魯之季子來歸春秋嘉之故言內喜內喜者三以重剛為內卦之主二在其下初又在其下皆陰柔之才故欲其來來則反諸內而為二陰之捍蔽此二陰處坎險之下而喜其得所依者也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来連當位實也

四爻比五爻為近君之位而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未可遽往故曰往蹇所幸入坎未深且不比于三以九處三亦為當位所謂當位而實則陽剛為實獨言九三而已三居下卦之上與初爻二爻上行故曰来連連則同出險難而皆比于五者也

九五大蹇朋来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節也

卦之六爻皆蹇也九五爻以陽剛居尊位正陷于坎險之中大蹇之象也或謂五爻與二爻為正應即朋来之助然朋者類也六二爻非陽剛不得為朋惟九五爻能以中道為節于天下是以九三爻不約而来反于内而為二陰所喜又外應上六爻而與六四爻牽連以進與之共輔九五以濟天下之難故曰大蹇朋来朋来與諸爻言来不同以九五為尊所以自下而言来也

上六往蹇来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来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上六爻居蹇之極無所謂往也往亦不出乎坎故曰往蹇不往而来志在内卦之九三爻三以陽剛應之碩也碩大也陽也剥上爻之碩果是也陽剛相應于成卦之上所以獨謂之吉至是而後利見大人大人其九五朋来之主乎彖言利見大人泛指諸爻言之奚獨上六惟上六志在于内因九三

利見九五五以陽剛為貴從貴以濟難蓋聖人于

上六之成卦而極言之也

解

震上　坎下

无不利　有孚　朋孚　貞吝　貞吉　无咎

解之成卦坎為下卦震為上卦震動于坎險之外

險難已散所以為解方其未解也坎在下卦以險

為難而險難之最甚者惟六三爻而已故曰負且乘致寇至若初爻言无咎九四爻言解而拇所以解其難而相應于各卦之下者也九二爻言田獲三狐得黄矢六五爻言君子維有解所以解其難而相應于各卦之中者也至上六爻與六三爻不相應而言射隼于高墉之上是謂解悖所以居解之終也然以爻論之惟九二爻六五爻以得中而皆吉論一卦之全體則往來無一之不吉此所以

君子之善處解者有然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難之散也下險而上動動而免乎險故險難散而為解之象也蓋解者蹇之反蹇卦以六二爻往九五爻為坤為中故言蹇利西南往得中也解卦

以初六爻往九四爻為坤為衆故言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者下卦之坎也有攸往夙吉者上卦之震也方其在坎險而無所往故來復于中而吉以其陽剛在坎之中宜于復也及其出而之震則可以有所往故動宜早而往有功以其陽剛在震之初宜于動也其未解而來復即蹇之所以為來反其既解而有功即蹇之所謂利見大人蹇發其端而解要其終故復以天地推明之天地得

解之時則和暢而為雷雨發生而為百果草木聖人體其時用則无所往而復吉者時也有所往而夙吉者亦時也聖人亦可謂得解之時者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之義震與坎也蓋震在坎下則雷雨鬱而為屯之象若震在坎上則雷雨散而為解之象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故君子以之赦過宥罪罪與過屬坎之象乃法律之義赦與宥屬震之象天

地發生之仁也

初六无咎

象曰剛柔之濟義无咎也

難解之世初以陰柔在下无所事也故爻辭不言所事止曰无咎而已而象辭則以剛柔之濟言之蓋初六爻以柔處剛而上應乎九四爻之剛九四爻亦以剛處柔而下應初六爻之柔剛柔相濟際于難解之始義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爻與六五爻正應當蹇難未解五以隂柔在下而處大君之位必資二之陽剛以濟其難此九二爻所以有田獲三狐之象二三四爻互離為網罟為田也坎為險為穴為隱伏狐也未濟卦坎體在下為小狐汔濟是已三狐謂坎體之三乃負寇致寇至之小人也二爻于解難之時歴三爻至五

而獲之是謂田獲三狐耳若君子之于小人不為已甚獲之斯已獲三狐而得黄矢黄者中也矢者直也謂二以中直輔乎五而五亦以中直應乎二二者皆得其中以貞守之所以為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陸本以致寇作致戎晁古易云其失自虞虞前皆依爻作寇

三爻以陰柔居坎體之上險難之極也難極必解而介乎二陽爻之中二爻為坎險而三爻乘之四爻為互坎而三爻負之負可也負且乘不可也負且乘而二坎居其上下坎體為盜所以致寇至也而象為之發致寇誰咎之義雖貞亦可醜吝道也

三其可不致戒哉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九四爻震體為足動之初也足之大指為拇而汝也或謂拇為初爻雖陰柔與四爻為應剛柔相濟何事乎解惟六三爻失位不中不正麗乎震足之下其象為足之大指拇也介乎二爻四爻之間負乘致寇必解去之而後可以得朋朋者謂二爻與四爻同德四爻既比五爻二爻又為五爻之應五因二以信四朋至斯孚者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爻解卦之主也宜足以解天下之難矣而隂柔居尊未孚于小人故必資陽剛之君子而後足以有濟然君子所以待小人者陽剛或過未免繫而防之故謂之維惟六五柔中而輔之以二四爻之剛則剛柔相資解縱繩墨無所猜忌故君子維有解吉而小人自退聽此所以有孚于小人而為解道之甚善者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上六爻居解卦之極而六三爻不相應其道為悖隼者六三爻也射之者上六爻也其位在上近于五爻六五爻以柔中居尊位既解其防小人之維則上六爻雖陰柔當解道之成時而能解悖于終故以公言之與離卦之上言公同故言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蓋二互離為隼墉者三四爻内外之

限若同人卦之九四爻言乘墉則乘三之剛以為墉上六爻亦以三爻為墉在上而射之故為高墉又為高墉之上之象大傳言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且獲之无不利解悖之道也

周易總義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總義卷十二

宋　易祓　撰

下經

損

艮上　兌下

受三之益　受益　受益　損以益上　弗損　酌損

損之成卦兊體居下艮體居上自泰卦而變三上相易其益在上以損下為義故曰損其六爻之義初九爻應四爻而謂之酌損九二爻應五爻而謂之弗損是陽爻不待損而四五爻有自然之益也六四爻陰位未免損其疾而有喜六五爻陽位乃至益之而為元吉是陰爻有自然之益而無待于初二爻之損也惟損三爻之陽以益上爻之陰則上爻得益而三爻受損即以損名卦之義然則聖

人何取于損至上九而言吉則損者益之地亦猶
否極而為泰此求益于損君子善用損者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
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
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卦之為義也在乎損三爻之陽益上爻之陰是
謂其道上行聖人體之于人情素有以相孚而酌

以天下之義理當損而損皆有是元吉無咎之善猶可以自守而後無所往而不利又曰曷之用言何者可以為用也二簋二陽也以損之道言之三人行損一人則二簋猶可用享可者僅辭也僅可而已未可以為常也曰二簋應有時者亦有時而未可耶天下凡非所當損而損之與夫當損而莫知所損之是二者皆非所謂時也知損剛益柔有時則知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蓋一章之中凡三言

時字謂當損而後可以言損若非其時則一毫不可廢也是損之時用有如此哉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卦之言損者三爻而已卦本泰變而成方其未損之時三爻為乾體之極陽居陽之位剛已過乎暴矣在于人則為忿為欲惟三上兩爻相易上爻得益而三爻受損是謂懲忿窒欲矣懲者謂窒之毀折窒者謂艮之止皆損之義也此大傳所以言

損者德之修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上也初九爻上應于四爻與之合志四亦資初之損以為益所謂已事者在初為已事在四為未事益其未事速往无咎若損已太甚亦至失中又從而酌損之酌之為言參訂可否之事而歸于義理之至當者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損下益上將以求中也二爻與五爻既得中位五爻何所益而二爻何所損哉此所以謂之中二能守中故言利貞也往則違貞故言征凶也然以損之時九二爻以剛在下而當損六五爻以柔在上而當益剛柔相應豈區區自損以為益者哉蓋自損益人其為益也猶小弗損而自益其為益也乃

大五六爻與九二爻皆以中為志弗損益之孰大於是故曰弗損益之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自泰來者也泰之下三爻為陽故言三人至損之時損三以益上三人行則損一人者也陽上而為上九陰下而為六三至損之時六三獨與上九交一人行則得其友者也三人損一則下體之乾

成兌一人得友則上體之坤成艮少男少女陰陽配合乃天地交感之理象乃言一人行三則疑者損之成卦本盛極必損之道故尚在于損三以益上而四五有自然之益不待乎初二之損或初二與三同損則非陽盛而極未免陽疑于陰疑則不行惟盛極而損之時六三獨與上交是謂一人之行其行不疑此大傳所以有致一之說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四爻以陰居陰乘承皆柔疾也四資初九爻之益而初爻以陽剛相應有藥石攻疾之象故曰損其疾也然初體在下未能遽進而治疾之道宜速不宜緩故初爻以遄往為无咎而四爻亦以遄而有喜為无咎之道雖未至于大有所益然陰陽相得亦有可喜者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六五柔得尊位而下從九二之正應九二弗損而

六五受益莫知所從來故或之或之則得于無所

容心天下莫不與焉故曰十朋之龜龜智也十朋

衆也五來天下之善而衆智不能違故也所以益

自上祐謂之元吉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爻與六三爻為正應損三益上則上九爻乃受益之地其益多矣寧容復損惟弗損而益乎下是以大得其志且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蓋上爻以三為无家之臣三在下為得其友友者上所任之道臣者下所任之事上下各得其任則變損而益于上爻見之

益

巽上 震下

益益損以受受受四

三二益初益益之益

益之成卦震體居下巽體居上卦自否變初四兩爻相易其損在以益下為義也故謂之益耳其六爻之義上九爻應六三爻而謂之莫益九五爻應六二爻而謂之有孚惠心是陽爻不待損而三四有自然之益也六三爻失位而用凶事亦可无咎六二爻得位乃至或益而求貞是陰爻有自然之

益而無待于五上之損也惟益初而損四之陽則四損而初得益即以益名卦之義然聖人何取于益益至上九而言凶則益者損之階亦猶泰極而為否此以損為益其君子之善保益者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益與損相反而實相為用損則自下而上益則自上而下益之言損上益下者則乾之九四爻以益坤之初六爻坤為衆而初爻在下有民說无疆之義所謂自上下下者陽下居坤之初爻陰上居乾之四爻由乾下坤而其道有大光之美自是而往何所不利九五爻以剛居上六二爻以柔居下其位皆有中正之慶故言利涉大川木道乃行是益卦之震巽二體皆為木道聖人推木道乃行之義

謂巽在上而動于下動而不已日進无疆雖大而天地之施生亦此无方之益此益之道所以與時偕行然損言損益盈虛則并損益而言之益言凡益之事則无事于損此損益二卦所以異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益之言益者初爻而已蓋卦本否變方其未益初爻以坤體在下過乎柔順在人則為有過然陰居陽位剛柔相濟則善端未嘗不存惟初爻自四爻

之来損四爻之剛益初爻之柔是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遷謂巽之順改謂震之懼此大傳所以言益者為德之裕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益卦之初九爻與損卦之上九爻相為終始者也損卦之上九爻利有攸往故益卦之初九爻利用為大作大作者初為震體震乃東作之卦當為大

作之事大傳言益以利興是巳然初爻在卦之下非厚事之地本不可以任重惟剛明之德上應于巽順之四爻四爻既損巳以益下不可以非厚事之地而憚于有所作而不為必相與竭力以圖其事此損之上九言益之无咎必戒之以貞吉而後可以利有攸往至此則利用為大作自然元吉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初爻受四爻之益則二爻宜不受五爻之益矣今五爻以益自外來而二不知所從來故或之或之則得于無所容心故又曰十朋之龜弗克違與卦之六五爻同辭何也蓋二卦反對其義則一耳損卦之六五爻為君位獲十朋之龜以自益所以元吉益卦之六二爻為臣位獲十朋之龜以益乎上必永貞而後吉夫吉一也而復言王用享於帝

者君子相與无愧于天是以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兩言之而不為贅所以見其益之者不一而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六三爻在益之世乃上公之為牧伯者也震動之極過于求益者故曰益之當是之時惟可以用凶事凶事者非常艱危之事用之濟難可以无咎惟

其爻非中正故必有孚于行以泰九二爻觀之中行其九五之君乎君臣相孚且至策命于上於上宣布有位告公以用圭之寵象言固有之者謂凶事見于三多凶之地而用之无不當者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爻與三爻皆非中也在人臣皆公位三爻居剛為不正故用凶事而後有中行之告四爻居柔為

得正故中行告公而後利用為依遷國損乾之九四為坤之初六坤為土為衆以上易下遷國之象也有所依而後立東周之依晉鄭者是已四爻比五爻為依必九五之君制命于中以中行告公從而行其益其下之志此所以利用為依遷國雖不言告其視用凶事而无咎者固有間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九五爻與六二爻為正應有孚者也有孚則心被其惠勿問而知其為元吉矣蓋問而知者粗也心之精微詎可問而知乎此有孚惠心不特六二爻矣舉天下之人莫不歸惠于上之德象以為大得志者益道之盛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卦之上爻與損卦之上爻皆剛也損至上爻而

剛極故弗損而自益益至上爻而剛極故過益而招損惟其過益故言莫益之惟其招損故言或擊之莫益之偏辭者偏于益已人莫我益也或擊之自外来者非已之類皆莫我益也故或之此無他君子言動與求皆主于心立心勿恒矣剛極而過求益不已凶之道也

夬

兌上　乾下

終中悔夬惕前
凶行亡夬號趾

夬之成卦乾在下兊在上以五陽爻決一隂爻其
象為決去小人故謂之夬夬者決也待小人之道
惟泰為得其正大壯四陽在下已戒乎用壯况夬
之五陽上行其果于用決者乎此聖人所以深致
其戒初爻言壯于前趾則以用壯為不勝二爻言
惕號得中則能備為勿恤三爻言若濡有温則以

潛晦委曲為无咎四爻言其行次且則以退遜相先為悔亡至于五爻以莧陸夬夬為未光上爻以无號之凶為不可長聖人之于小人曷嘗必欲一決而去之哉與僥倖于一勝不若全善勝之道此夬之貴乎健而說決而和者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夬之爲言決也以五剛爻決去一柔爻也有乾之健所以能決有兌之說所以能和決而能和惟舜爲然以征有苗言之揚于王庭者謂柔乘五剛以衆君子而決一小人奉王命以正其罪舜之咨禹徂征是也孚號有厲者謂以大號警戒于衆使之知有厲而不敢以自安雖危而實光禹之會羣后誓師是也告自邑不利即戎者謂不以兵威爲利

而告命行于自邑不犯所尚乃窮之戒益之贊禹班師帝乃誕敷文德是也利有攸往者五陽尚往而陽長隂消是能決去小人而善其終舜之舞干羽于兩階而七旬有苗格是也其終至于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向之所謂説者乃所以為健向之所謂和者乃所以為夬夬之義可推矣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夬如天之澤物小大无間君子以之施

祿及下初不待決而小人皆為君子之歸苟君子以剛德自居屛絶小人而為小人所忌馴致兆釁非善用決者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夬卦與大壯卦皆過乎陽者也二卦下三爻皆乾體其爻辭大畧相似大壯四陽爻在下初爻言壯于趾趾隨足而動足未動而壯于前趾則不能慮

勝決矣尚往尤有甚于趾此大壯所以征凶而夬則以往不勝為有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夬卦之九二爻與大壯卦之九二爻一也大壯二五爻為應所以貞吉夬之二五爻不相應剛果於決未免惕號惕者懼也號者警也有戎者謂上六爻之小人也九二爻得中道故莫夜有戎者可以

勿恤何者恃吾之警懼而使不能為吾之害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夬卦與大壯卦下三爻相類故初爻與三爻皆言壯壯于頄者頄顴骨也剛之見于顔面者也德未能勝而機已先露矣使小人見疑而為害其視大壯卦之三爻尤為有凶況以九居三正君子夬夬之象夬夬者二體皆夬太剛也而不病于太剛者

重剛居三之上下而三獨與上六一陰爻為應上六亦以兑說之澤而應于我陰陽和而雨者也獨行遇雨能無濡乎謂為小人所濡宜為君子所慍然終能決去小人而无咎此平勃所以定諸吕之變狄仁傑所以去二張之亂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爻亦五陽之一也至此與大壯卦為少異大

壯卦以四陽爻為壯又震體為動進則成決至夬卦之九四爻以兌體而說乎上之一陰當四陽並進之時勢不能安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寧无悔乎兌體為羊與諸陽爻相聯為牽若能聯衆陽而前亦可同于大壯之悔亡然四爻之位既不當且兌體而說非能決者雖聞此言而不信象以為聰不明者言聰明為利欲所蔽故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爻夬之主也而何以言莧陸董遇曰莧爲人莧陸爲商陸二者澤草皆易決之物上六之象葢以六居上乃成卦中之小人而九五爻與衆陽爻決之又與九三爻同爲重剛故亦同謂之夬夬然同三爻爲臣位夬夬固所宜也五爻君位也當揚于王庭以正其罪顧乃過于用剛僅能決去一小人雖得尊位大中而于中爲未光豈知其危乃光之

義在夬之道无咎而已矣

上六无號終有凶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上六爻陰居陰位以一柔乘五剛剛長乃終何待告令故曰无號凡決柔之道不能忘乎警戒曰孚號曰惕號皆告令之意至此爻則无號而自決是謂之終也終凶不可長則小人為君子之歸而君子之道長焉矣

姤

乾上　巽下

角　以杞包瓜　包无魚　臀无膚　包有魚　繫于金柅

姤之成卦巽居下乾居上五陽爻在上而一陰爻遇于下故謂之姤姤者遇也卦言女壯而初爻以一陰為小人之道所以遇其戒然遇之義為不一初爻以民為象則諸爻皆以遠近于民而取義二

爻言包有魚則以近民為无咎四爻言包无魚則以遠民為起凶五爻雖遠民而能資二爻以包之是謂以杞包瓜三爻與上爻則以遠民為厲且吝又所以發明遇不遇之理若夫小人之道則初爻與四爻以正應相遇而凶諸爻皆非所自取焉故皆得无咎此姤之所以時義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

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卦以一陰爻遇于下乃柔遇剛也下卦巽為長女女陰也所謂壯者蓋姤與復二卦為反體復者君子之道必四陽而後為壯姤者小人之道一陰爻在下其勢雖未盛而已謂之女壯故言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何以復言相遇之道所謂天地相遇品物咸章者謂建午之月萬物相見于文明之

地也所謂剛遇中正天下大行者謂九二爻剛中而與九五爻相遇于陽剛中正之地也兩女字若與勿用取女相反然小人方盛言取女則匹嫡並后耦國貳政所以階亂若至于遇則以禮接之如君之遇民臣之遇君歡然有恩以相接而分未嘗瀆此柔剛之大時義之所以為大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姤卦之下體為巽巽為風為申命之象后以施命

誥四方亦猶風之行周天乎溥海內外而無一物不遇者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爻之一陰方進即遇九二爻以陽剛止之柔道既牽有繫于金柅之象柅所以止車輪者金者剛也謂以剛而繫初爻也然初六爻與九四爻為正應四爻言包无魚二爻言包有魚則是舍正應

而近與二爻相比專以從二爻以貞而吉若欲往而從四爻之正應則是四爻為凶然小人陰柔妄行終不可止故又戒之以羸豕孚蹢躅豕者陰類也羸其角之羸謂四爻以正應在上必欲遂其孚而不安于所遇是以蹢躅而不可制此四爻之所以起凶而初爻之所以見凶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賔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包者以陽而包陰也故姤卦之二爻四爻五爻皆言包四爻无應于初爻以遇為先故四爻之于初爻則言包无魚二爻之于初爻則言包有魚魚者陰類也專指卦之初六爻初六爻以為姤之主諸陽爻皆與之遇九二爻上無應援比而包之以中行得民何咎之有然而不利賔者何也或以賔為九五爻九五爻中正何言不利所謂賔者實指九四爻也蓋九四在外為乾體乾居西北為賔之位

九二爻在內為巽體巽居東南為主人之位初爻之民為二爻所包豈四爻之利哉以義言之蓋一民不可以事二君初既主二則義不及四故四爻言包无魚而二爻言不利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夬卦姤爻之反也夬以上爻為决而四阻于五姤以初爻為遇而三阻于二以反對觀之故皆言臀

无膚其行次且三爻將何之乎以三爻之重剛又乗承皆以剛居柔未得相牽以行乃欲求遇于初爻安得无咎惟厲而知懼足以无咎矣而未免于咎故曰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四爻與初爻為正應宜足以得初何以言包无魚魚者民之象也係乎遠與近而已近民者民亦近

之遠民者民亦遠之九二爻下比于初爻以中道得民而初為二所包一民不可以事二君何有于遠民者哉故二言有魚而四言无魚无魚者失其民也失其民失其心也民無常心撫后虐仇四以剛居柔不得乎中而自遠乎民是以宜有而不有失民無與難將作矣所以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爻居尊位天下莫不欲與之遇者也初六爻一陰也正應在四爻當姤之世不取其應而惟視其相遇之遠近初爻不應四爻而遇于二爻九五爻亦資二爻以包之是謂以杞包瓜瓜即巽木之義推之二爻以剛居中為杞之象初爻以柔居下為瓜之象瓜為蔓生之物附于杞則攀緣而升矣以二爻包初爻兹其義乎二五爻陰陽相得為章五爻居中守正不自衒其德而寄之于二爻固所以

爲含章之美而復曰有隕自天何耶五爻能含章而不汲汲焉求遇于初爻而二爻非正應乃能包初爻以應五爻是謂莫之致而至者若有隕自天而得所遇也蓋在天曰命在人曰志篤吾之志而不舍天之命致命遂志故言不舍及其終也天人交相與而自有必遇之理遇之至者也

上九姤其角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姤其角者乾體為首在首之上則為角矣如角之上窮則弗遇也上九爻剛過于亢至是窮矣能無吝乎然而无咎者則居柔位喪健自保遠于初六爻不與物競雖窮而不為咎也

周易總義卷十二